



毛泽东与海军将领

MAO ZEDONG
YU HAIJUN JIANGLING

吴殿卿 袁永安 赵小平 主编

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奋斗了一生的毛泽东，高度重视新中国海防建设。他亲自领导创建了人民海军，把一大批沙场爱将调入海军。他对海军将领们一次次殷殷嘱托：为了使太平洋太平，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人民出版社

MAOZEDONG
YU HAIJUN JIANGLING

毛泽东 与海军将领

吴殿卿 袁永安 赵小平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装帧设计:汪莹

责任校对:吕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海军将领/吴殿卿 袁永安 赵小平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430-8

I. ①毛… II. ①吴…②袁…③赵…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生平事迹②海军-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A752②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6041 号

毛泽东与海军将领

MAOZEDONG YU HAIJUN JIANGLING

吴殿卿 袁永安 赵小平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290 千字 插页:4

ISBN 978-7-01-012430-8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毛泽东与萧劲光大将	吴殿卿	1
毛泽东与王宏坤上将	赵小平	46
毛泽东与叶飞上将	吴殿卿	61
毛泽东与苏振华上将	杨肇林	78
毛泽东与张爱萍上将	宋万贤	95
毛泽东与丁秋生中将	魏 节	107
毛泽东与方强中将	施昌学	120
毛泽东与刘道生中将	赵小平	152
毛泽东与杜义德中将	唐关虎	166
毛泽东与吴瑞林中将	赵小平	176
毛泽东与罗舜初中将	袁永安	202
毛泽东与顿星云中将	杨肇林	215
毛泽东与陶勇中将	崔向华	225
毛泽东与康志强中将	王发秀	233

毛泽东与王政柱少将	赵小平	241
毛泽东与邓兆祥少将	魏 节	250
毛泽东与卢仁灿少将	唐关虎	262
毛泽东与杨怀珠少将	赵小平	270
毛泽东与张汉丞少将	王发秀	280
毛泽东与张学思少将	刘永路	290
毛泽东与林遵少将	宋万贤	297
毛泽东与曾克林少将	魏 节	307
后 记		328
再版后记		329

毛泽东与 萧劲光大将



萧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常务委员。1950年至1980年期间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统帅,毛泽东深切地了解、熟知全军的每一位高级将领,跟随毛泽东枪林弹雨、南征北战几十年的将领们,也由衷地

热爱、敬佩和信仰毛泽东同志。但共和国开国的上百名高级将领中,很少有哪一个人像萧劲光大将那样,与毛泽东相识相交那样早,直接共事时间那样长,彼此知之那样深,那样自始至终、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倚重和信任。

初次相见时,毛泽东已名满“三湘”, 萧劲光还是个 17 岁的中学生

1920 年的古城长沙,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中学校反帝反封建的学潮迭起,社会各界思想异常活跃。9 月 15 日,在长沙思想文化界深孚众望的学运领袖、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与友人何叔衡、方维夏等人,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青年团体——俄罗斯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为主旨,会务主要有三项内容:“一,从事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三,组织留俄勤工俭学。”毛泽东于 1919 年底以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京请愿,从北京辗转上海,7 月初刚回到长沙。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筹备,俄罗斯研究会便宣告正式成立。

研究会一成立,消息很快在长沙市各学校传开。就学于长沙中学的萧劲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向同学们发出倡议:“我们去参加毛泽东的研究会吧!”“马上就毕业了,毕业考试怎么办?”同学们舍不得经过三年苦读即将到手的文凭,疑惑地说。萧劲光虽然只有 17 岁,却是个有主见的学生。他毅然放弃毕业考试,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介绍,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担任俄罗斯研究会书记干事的毛泽东。

萧劲光与毛泽东在俄罗斯研究会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对毛泽东可谓心仪已久。毛泽东是 1911 年离开家乡韶山来到长沙的。他先是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后来又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并入湖南

第一师范,毛泽东又转入第一师范学习。当时的长沙教育界有一个习惯做法,不管哪个学校的学生,凡是作得好的文章就拿到各个学校传阅,作为范文向学生们介绍。毛泽东的作文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他写的论说文,立意新颖,气势宏大,文笔犀利,受到老师们一致赞扬。所以他的文章经常在市里各个学校传阅,在学生中很有名气。1918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新民学会会员到了北京。在那里,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教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大学各种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长沙后,主办了《湘江评论》周刊。虽然这一刊物只出了五期就被查封了,但其鲜明的立场、观点,火热的斗争精神,生机勃勃的文章,在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长沙的思想文化界更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为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领袖的毛泽东,站在历史潮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享誉京城,名满三湘。求知若渴的萧劲光,读过毛泽东的文章,看过《湘江评论》周刊,也听过关于毛泽东的种种神奇的传说。他由衷地敬佩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华,热切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毛泽东。

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以后,萧劲光被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深深吸引。研究会每周都安排几次报告会、讨论会,有计划地系统介绍俄罗斯各方面的情况,他都积极参加。特别是一到毛泽东上课,萧劲光早早就去等着,生怕漏掉一句话、一个字。在这里,萧劲光强烈的报国意识里融入了革命道理。他第一次知道,俄国已建立了工农当家做主、没有剥削下没有压迫的社会,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社会,就必须进行一场俄国那样的革命。在俄罗斯研究会里,他们之间虽然没有更多的个人交往,萧劲光却越来越被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博学多才所征服,毛泽东也注意了这位高个子的年轻小会员。这年秋天,研究会组织第一批学生去俄罗斯勤工俭学,选定了6个人,萧劲光是其中之一,同去的还有任弼时、任岳、周昭秋等人。临行前,研究会为他们送行,毛泽东紧紧握着萧劲光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社会将面临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需要大批青年人为之奋斗,有志者是大有可为的。你们去吧,努力学习,拯救国家。我们等着你们,祖国等着

你们!”此后,萧劲光去上海进行了短期集训,第二年就到莫斯科,进入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那里,萧劲光亲身感受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亲眼目睹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得到国内中国共产党已诞生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立即与国内取得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回顾这一段生活,萧劲光感触很深。他说:“那时,我们就都非常敬佩毛泽东,我是在毛主席的影响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瑞金重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毛泽东两荐萧劲光

1931年11月,中央局和军委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央根据地一次空前的盛会,各根据地代表九百多人云集瑞金。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的萧劲光,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这里,萧劲光与何叔衡、王稼祥、瞿秋白、任弼时等同志久别重逢,也再次见到了已由社会活动家成长为红军卓越军事指挥员的毛泽东。

尽管与会人员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先后两次留学苏联的萧劲光,依然很引人注目。会议开幕当天,军委交给他一个起草关于红军教育管理问题的决议案的任务。萧劲光接受任务后,异常兴奋,白天参加会议,晚上挑灯夜战,很快拿出了初稿。讨论决议草稿修改时,主持会议的同志让萧劲光对稿子作个说明,年轻气盛的萧劲光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苏联红军的情况,对中央苏区红军建设也提了许多意见。他讲得很快,似乎成竹在胸,嗓门很大。坐在旁边的毛泽东,一边含笑听着他发言,一边指了指水杯说:“不要急,你喝口水,坐下慢慢讲!”听了毛泽东的话,萧劲光的脸唰地红了。他意识到在这么多有资望的领导面前,自己过于自信了。虽然自己带过兵、留过学,但毕竟回国才一年的时间啊!直到讨论会结束,他心里仍有些忐忑。

萧劲光完全没有料到,他起草的稿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讨论会后,彭德怀、林彪、刘伯坚等人还争论不休。萧劲光的发言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萧劲光已不是当年那个求知若渴的青年学生,而是一个有胆有识的红军将领。会议期间,作为中央根据地负责人的毛泽东就与军委领导取得一致意见:由萧劲光担负正在筹建的红军学校的领导工作。

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萧劲光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闽西,毛泽东找来了。毛泽东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地方到处需要人。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派人去做筹备工作了。经过研究,决定派你去做红军学校的校长,你有什么意见?”

“我行吗?”萧劲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刚回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又没有经验。”

“我看你行。”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你在托尔马乔夫学院学习过,系统地学过军事理论,又带过兵。蒋介石能办黄埔,你就不能办红校?把教学力量配强些,认真办,我们的红校一定能超过黄埔。”会后,萧劲光即被任命为正在筹建中的“红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红校”设在距瑞金城十多里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这里树林茂密、荒无人烟。全部校舍就是学员自己动手,背靠树林在山坡旁边建起的一排茅草房。教学条件简陋,但人员配备是相当可观的。学校分三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粟裕、彭绍辉和龙云。邓萍任教育长,教员有左权、郭化若、陈伯钧、吴亮平、张如心、黄火青、伍修权等,大都是各根据地功绩卓著、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学员也基本上都是从在职领导干部中抽调出来的,政治素质好,有一定作战经验。看到这阵容,萧劲光既感到责任重大,很振奋,又信心十足,与原领导筹建的同志交接完工作,立即投入到建校工作中去,一边建设一边开展教学。

萧劲光在“红校”干了不到一个月,12月14日,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件发生了:驻守在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该军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组织下,由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季振同率领起义,声明加入红

军，反蒋抗日。消息传来，中央根据地群情振奋。军委领导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接收、改编。

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排挤，毛泽东从不久前召开的赣南会议后在军事指挥上已很少有发言权，但长期形成的习惯，军委、总部领导有事还喜欢找他商量。宁都起义发生以后，军委负责人、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又找到毛泽东，征求他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意见。

毛泽东坦率地说：“这事关系重大。搞好了，一万七千多人，两万多条枪，对红军、对中央根据地是个大加强，搞不好，麻烦事也很多。应该派得力的人去。”接着，他分析指出，这个二十六路军原先是冯玉祥的部队，上层军官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有的还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人很看重学历、资格，要派一个有学历、又有旧军队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做二十六路军改编的领导工作。

李富春说：“按这个条件，萧劲光去最合适。他两次留苏，又做过北伐军党代表。可他刚去红校！”

“事情有个缓急嘛！红校可以另派人去。”毛泽东干脆地说。

12月18日，中央军委根据李富春的提议，调任萧劲光为由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

又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命。接到命令，萧劲光心里异常激动。他留恋刚刚展开工作的红校，更深深明白去红五军团工作的意义。改造起义部队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去了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从军委首长那里领受任务出来，萧劲光不由自主地向毛泽东的居所走去。

被免去军内领导职务，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住在一幢旧式两层小楼上。层里满是烟雾，桌子上堆着烟蒂。几天来，党内不正常的空气、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使他担心，又感到压抑。萧劲光的任命使他感到些许安慰，松了一口气。在这间狭窄的小楼里，毛泽东与萧劲光促膝长谈。他们从党内政治形势谈到根据地建设，从做好红五军团工作的意义谈到改造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最后，毛泽东说，红五军团情况很复杂，工作也不是不能做好。我送你两

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要处理好团结、教育、改造的关系。团结是基础,改造是目的,教育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没有团结,捏不到一起,思想涣散,什么都谈不上。只有表面上的团结,不经过工作,也不可能发个声明就成了红军。起义部队能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关键还在教育。第二句话就是要按古田会议决议办事。两年来的实践说明,这个决议是有效的。

毛泽东一席话使萧劲光豁然开朗,立即到红五军团报到,展开工作。

风波骤起,萧劲光难下决断,飞马就教毛泽东

萧劲光到红五军团以后,遵照毛泽东的教诲,注重团结,注意政策,开始一个时期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萧劲光充分尊重和信任部队原有的领导,很快与他们,特别是总指挥季振同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部队上下官兵关系也很融洽。当时,中央根据地部队中还盛传着萧劲光与季振同同台演出的佳话。

1932年初,为了引导部队官兵认识、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萧劲光给军团机关干部战士讲了一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课。课后,为了加深对讲课内容的理解,萧劲光和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组织自编自演了一个活报剧,萧劲光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演一个军阀。排练过程中,毛泽东听说了,对萧劲光的做法大为赞赏,主动提出要自己的夫人贺子珍参加演出,饰演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政委、总指挥、主席夫人同台演出,你唱我和,化装惟妙惟肖,官兵掌声不断,演出气氛十分热烈。演出后好长一段时间,萧劲光、季振同私下常以“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戏称,非常亲昵。直到1981年,年近八十高龄的萧劲光还不忘被错误路线迫害致死的季振同,在党中央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为他的平反昭雪奔走呼吁。

起义部队整编是复杂的。1932年2月份,在少数上层军官的策动下,红五军团发生了一次大的风波。由于新调入红五军团的部分政工干

部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教育中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成分,一开始就大讲军事民主、官兵一致,少数连队发生了士兵控诉军官的现象。对此,长期生活在旧军队中的军官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加上二十六路军起义后,国民党当局不甘心,不断通过人员渗透、散发传单等方法进行反动宣传,一时间官兵思虑重重,部队人心惶惶。“红军要兵不要官”,“团以上军官统统都要撤换”,“不服从整编的部队要武力解决”等各种谣言越传越多。有的人还绘声绘色地宣称,看到红四军已在九堡山上埋伏好,准备缴十五军的枪。在谣言的蛊惑下,十四军工兵连副连长深夜带人杀死连里的政工人员,反水而去。一些营、团干部,包括有的师职干部,也声言要出走。有的单位军官逃跑事件时有发生。军团部和十五军都驻扎在九堡。形势最紧张的那天,萧劲光、季振同召集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等领导干部在军团部办公室里屋开会,外屋里那些要走的军官已打好背包,坐在地上等着。面对这种局面,季振同也大惑不解,不知所措。他半是疑惑半是焦急地问萧劲光:“政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说清楚。”萧劲光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要求大家不要相信谣言,官兵们情绪仍然平静不下来。萧劲光一时难下决断,遂翻身上马,向30里外的军委驻地瑞金城驰去。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当时的军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听了萧劲光的汇报,有的提出先把带头闹事的干部控制起来,下一步再说;有的提出要立即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见众说纷纭,一时难以统一思想拿出可行的办法,就离开军委办公室,直接去找毛泽东。对毛泽东,萧劲光是越来越佩服了,他思考问题深远,处理问题周密。自到红五军团以后,每遇到棘手的事情,萧劲光就去向毛泽东请教,每次去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

跨进毛泽东的房间,萧劲光喘息未定就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找你请教来了。部队有人闹事,军委有的领导要武力解决,你说该怎么办?”接着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的情况。

“他们要武力解决,你的意见呢?”毛泽东一边给萧劲光倒了一杯水,一边问。

“我不同意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怎么能武力解决呢?他们是自觉起义,要相信他们中多数人是愿意参加革命、愿意当红军的。只能‘剥竹笋’,把各种不同想法的人区别对待;不能‘割韭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刀切’。武力解决,红军和起义部队打起来,正好上了敌人的当。”接着毛泽东具体地说,你现在就回去对他们讲,就说我说的,共产党的政策是留者欢迎,走者欢送。愿意继续留下来当红军的,我们一起干;不愿意当红军想走的,我们欢送,发给路费,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走还是留,大家自己拿主意,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

萧劲光听了毛泽东的分析指点,立即飞马返回九堡,重新召开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萧劲光把毛泽东的意见一传达,季振同非常兴奋,情不自禁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好,毛泽东高明,就照他说的办!”随即几步跨出去,向聚集在办公室门口的官兵宣布:已请示过军委和毛主席,起义是大家自愿,现在去留自由。愿意走的,现在就可以走,给你们发路费。说着还把自己存的一部分光洋和白区的票子拿出来,分给了那些要求走的人。

事实面前谣言不攻自破,一场风波顺利平息。经过整编,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坚强的主力,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在万里长征途中,敢打敢胜,屡建奇功,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危难关头,毛泽东大声疾呼:萧劲光不能杀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之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全党,毛泽东被完全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被认为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有人甚至提出毛泽东及其拥护者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必须开展“反右倾斗争”,对毛泽东“进行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形势,使逐渐谙熟毛泽东战略战术、深受毛泽东赏识的萧劲光遭受不白之冤,几乎成了“左”倾路线的屈死鬼。

当时加给萧劲光的主要罪名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总代表”。所谓罪行,有两条:一条是黎川失守,一条是浒湾失利。

黎川,是当时的闽赣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所在地。但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得胜利。1933年9月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推进到城下时,防守部队全部调遣在外,黎川完全是一座空城。在外执行作战任务的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接到回调命令后,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和黎川一带我军防备空虚的形势,建议红军主力尽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打击进攻黎川的敌人,不要死守黎川。这个建议当即被军委领导否定了。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也曾建议过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至黎川附近的山区根据地,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将其歼灭,也未被采纳。这样,当萧劲光回到黎川时,在敌人大兵压境的形势下,省委、省政府已奉命撤出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省政府主席邵式平也都已经走了。正规部队只有一个不足七十人的教导队。9月25日,敌人三个师由南城、峭石向黎川发起进攻。28日,敌人先头部队占领了黎川外围阵地,并派别动队插到黎川后面。在敌人即将形成合围、手中无兵可调、待援无望,且退路即将被切断的情况下,萧劲光部署了紧急撤退。在将伤员和物资转移出去以后,萧劲光带着教导队全队人员最后撤出黎川,退到距黎川60里的溪口。对此事件,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的“左”倾路线执行者们,当时谁也没有提出疑义,并于事后不久派萧劲光组建红七军团,担任了兵团政治委员。

浒湾失利是在黎川失守一个多月后的11月11日。军委命令萧劲光所率之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浒湾围歼敌人一个师。红七军团的任务,一是钳制浒湾之敌,二是截断金湾至浒湾的公路,阻止敌人向浒湾移动,待三军团赶到后,再策应合击,将敌人一举歼灭。萧劲光率部与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次日傍晚,三军团才赶到。由于这时敌人已经在森林里构筑了工事,三军团伤亡700多人,主攻没有奏效。敌人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出动装甲车,冲破包围圈,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浒湾失利后,总部派彭德怀调查了战斗经过。彭德怀得出结论:“浒湾失利

责任不在萧劲光,主要原因是三军团的主攻没有打好。”但军委“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仍然把罪责加在萧劲光身上,并把黎川失守与浒湾失利加在一起,当即撤了萧劲光的职,将他调往建宁交总部审查。与此同时,发动广大官兵运用报刊、墙报、漫画、演戏等形式,开展对萧劲光的批判。根据地的《红色中华报》刊出了《反萧劲光机会主义专号》,批判大会现场贴出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等大标语。一时间,中央根据地几乎形成了批判萧劲光的运动。

围绕对萧劲光的处理,中央根据地领导层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种意见。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坚持要对萧劲光治罪,有的甚至提出应立即枪毙;以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对萧劲光的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匆忙地进行组织处理。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指出,黎川失守、浒湾失利,原因很复杂,经验教训应认真总结。从当时的情况看,萧劲光的处置没有错。即使有错误,要他作检查、反省是可以的,在部队开展批判、肃清影响,他个人也不提出异议,但是不能杀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如果是路线问题,就更不能杀,杀了萧劲光也解决不了问题。会后,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与军委、总部的领导交换看法,分析黎川失守、浒湾失利的前因后果。毛泽东说:“他们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坚决拒绝在处决萧劲光的决定上签字。在逐步弄清事情原委以后,许多同志也要求对萧劲光的问题全面地看,冷静地处理。通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1934年1月14日,最高法院组织的军事法庭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了公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开除党籍、军籍,无上诉期。

判刑后,萧劲光被关押在建宁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禁闭室里。莫名其妙的罪名,稀里糊涂的判决,萧劲光感到十分苦恼和委屈。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对萧劲光的处理意见,专门派贺子珍去看望萧劲光。贺子珍说,是毛主席让我来的。他要我转告你:黎川失守、浒湾失利,都是推行“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是全局指挥上的失误。在那种情况下,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历史的结论只有历史做。这件事没有完,谁是谁非,终有一天会搞

清楚。同时，贺子珍还转交了毛泽东的大页信笺。上面是以苍劲的行楷书写的诗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的话使萧劲光感到欣慰，嵌含了自己名字的诗句更使他振奋。萧劲光知道这是毛主席几年前写的《采桑子·重阳》中的诗句。现在抄给自己，是鼓励他经得起“万里霜”的考验。

由于毛泽东等人强烈反对和是非越来越清楚，只关押了一个月，萧劲光就被释放出来，调到红军大学当了教员。一年以后，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毛泽东又重新回到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彻底纠正了对萧劲光的错误处理，为他平了反，恢复了党籍。不久，萧劲光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

又过了一年多之后，主持了军委、中央全面工作的毛泽东，在1936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严肃地批判了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他说：“对干部问题，我只讲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的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被撤，有些人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正式为萧劲光这段经历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留守延安，责任重大，毛泽东靠萧劲光“吃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终于与共产党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继而，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对内则称留守兵团司令员。

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党中央驻扎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这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使陕甘宁根据地成为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